

计量学研究丛书

METROLOGY RESEARCH SERI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邱均平 主编

中国出版社学术 影响力研究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任全娥 等/著



科学出版社

非
外
借

中国出版社学术 影响力研究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任全娥 等/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 / 任全娥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1
(计量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60068-4

I. ①中… II. ①任… III. ①出版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1598 号

责任编辑: 邹 聪 张 楠 / 责任校对: 王晓茜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字数: 245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计量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邱均平

副主编 赵蓉英 文庭孝 张 洋 张 蕊

马瑞敏 杨思洛 宋艳辉 董 克

编 委 黄晓斌 王宏鑫 徐久龄 丁敬达

任全娥 汤建民 李 江 杨瑞仙

温芳芳 王菲菲 余 凡 武庆圆

马 凤 曾 倩 牛奉高 陈必坤

余厚强 赵月华 柴 雯 朱春艳

■ 总 序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文献学、科学学、情报学领域相继出现了三个类似的术语: **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 和 **Informetrics**, 分别代表着三个十分相似的定量性分支学科,即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简称“三计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和推动,“三计学”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进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三计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但三者的起源相同,并且享有共同的原理、方法和工具,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三计学”的不断拓展,它们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还产生了共同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 ISSI**)。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以及知识与知识管理的兴起,数字化、网络化和知识化成为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三计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信息管理领域又相继出现了以网络信息和数据为计量对象的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称网络计量学 (**Webometrics**) 和以知识单元为计量对象的知识计量学(我们译为 **Knowledgometrics**),与“三计学”一起并称为“五计学”。“五计学”分别以文献、数据、信息(包括网络信息、情报)、知识和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既有共同基础、交叉融合,又各有侧重、自成体系,成

为信息管理领域计量研究的五朵奇葩。“五计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反映了信息管理领域定量研究的不断创新及随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轨迹,既是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信息管理领域定量研究的拓展与创新。

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的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分支学科。早在1969年,英国计算中心的普里查德(A. Pritchard)开创性地提出用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新名称来代替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 Bibliography)一词,并认为文献计量学是“将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图书及其他交流介质研究”的一门学科。文献计量学概念提出后就得到了图书、情报、信息界的积极响应。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文献计量学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科学计量学是以社会环境为背景,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描述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科学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科学发展的时空特征,探索整个科学活动的定量规律的一门学科,被人们称为“科学的科学”。科学计量学是以科学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定量研究的学科。这里所指的“科学”,不仅指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而且也包括作为社会活动的科学。科学计量学是伴随着科学学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形成的。人类对科学本身的定量研究,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得到广泛的发展。1961年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发表了《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为科学计量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对科学杂志、文献等的统计研究,论证了科学知识指数增长律。由此他被认为是“科学计量学之父”。1963年,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加菲尔德博士创立“科学引文索引”(SCI),为科学计量学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苏联学者弗·纳利莫夫在1969年提出了“科学计量学”(Наукометрия)这一术语,转译为英文Scientometrics。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科学学工作者开始全面、系统地将国外有关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使科学计量学研究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它在促进科学学理论研究和影响国家科学政策方面,已经初显身手,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信息计量学是采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和研究信息(情报)的现象、过程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数学和统计学与情报学广泛结合而形成的情报学的一个新

兴的定量性分支学科。“信息计量学”(原称“情报计量学”)名称最早出自德文 *Informetrie* 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昂托·纳克(Otto Nacke)最先提出的。在其后的文献中很快就出现了与之对应的英文术语 *Informetrics*。1980年9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第一次情报计量学(含科学计量学)研讨会,纳克在会上宣传了他提出的“情报计量学”概念。1981年,在我国期刊上也出现了信息计量学的德文和英文术语,并将其译为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 一词不仅在英语国家中迅速流传开来,而且还得到了国际文献联合会(FID)的认可,标志着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早在1980年,FID就设立了情报计量学委员会(FID/IM)。1987年,第一届文献计量学与情报检索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比利时举行,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会上提议,应将 *Informetrics* 术语补充到拟于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名称中去,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同和支持。但直到1995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五届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国际会议”上才更名,情报计量学替代文献计量学出现在会议名称中,现名为“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由于在1987年以来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上都有 *Informetrics* 标题,因此,国外一些著名情报学家都把1987年看成是 *Informetrics* 被国际情报学界正式承认的一年。

我国学术界对 *Informetrie* (德文)和 *Informetrics* (英文)术语及其所代表的学科也及时地作出了反应,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早在1981年就有相关论文发表。1988年正式出版的《文献计量学》不仅详细论述了“三计学”的关系,而且还较早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信息)计量学的内容框架。只是到了1992年,我国有关部门将 *Information* 对应的译名“情报”改译为“信息”之后,我们对 *Informetrics* 的译名“情报计量学”也作了相应的改变,译成为“信息计量学”。

网络信息计量学,也称网络计量学,英文为 *Webometrics* 或 *Cybermetrics*。它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初表现为文献计量学在网络中的应用。自1997年阿曼德等在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上发表了《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探讨》一文,首次提出了 *Webometrics* 一词,这一概念很快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响应,迅速掀起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的热潮,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7年,以研究网络信息计量学为核心的网络电子期刊 *Cybermetrics* 在西班牙

马德里创刊,标志着网络信息计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从传统的信息计量学研究中独立出来。随后以 Cybermetrics 和 Webometrics 为主题的研究大量出现。早在 2000 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率先发表了“网络信息计量学及其应用研究”一文,首次论述了该学科的由来、概念、产生背景、研究对象、目的、意义、范围和内容等基本问题,后来被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引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信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比特”形态存在的最基本的网络信息单元,其类型包括数字信息、文字信息,以及集文字、图像和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信息等;二是关于网上文献(如数字论文、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等)的信息及其相关特征信息;三是关于网络结构单元的信息,包括以网站、网页、链接、数据库等结构为信息单元的信息资源。网络计量学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知识计量学是以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和知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学方法对知识载体、知识内容、知识活动及其影响等进行定量研究的一门交叉性学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化已成为当前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显著特征。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知识作为社会竞争中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经济资源受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出发对知识本身及各种知识活动进行广泛的研究成为知识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有关知识及其影响的测度、计量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虽然许多学科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间接或直接地对知识计量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自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相同,从而使得知识计量研究零碎、分散且不系统。创建知识计量研究这一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可以集中有关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从“知识单元”这一共同的角度入手,对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知识计量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解决知识计量研究的难题。研究表明,从基于知识载体的计量转移到对知识本身的计量,包括知识体系的宏观计量和知识内容本身的数量、质量、价值和关系的计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献计量学引入我国开始,我们研究团队从 1980 年以来长期、持续地关注信息管理领域的计量学研究,并且率先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套反映信息管理领域定量研究成果的“计量学研究丛书”,这不仅在国内信息管理领域是首例,而且在国际上也未见报道。

我们团队在我国率先开展“三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过去多年文献计量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编著的《文献计量学》于 1988 年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次从理论、方法和应用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为数不多的文献计量学经典著作之一,受到学术界同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它不仅被多所高校采用,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核心教材,而且被引率至今一直名列前茅,经久不衰。这“无疑是对我国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学教育的积极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著名情报学家杨沛霆语)。

之后,我们团队又开展了大量有关“三计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日益普及,给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文献计量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面对这一新形势、新趋势和新课题,我们团队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并于 2000~2001 年以“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为题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被引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必看的经典系列文章。2007 年 1 月,《信息计量学》一书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们团队长期从事“三计学”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是反映网络信息时代“三计学”发展特征,面向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及相关学科领域教学与研究现实需要的产物,被列入“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和“高等学校信息管理类核心课教材”,被遴选为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2010 年 7 月,在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两项教育部基金项目资助及大量前期原创性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国内第一本以《网络计量学》命名的著作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弥补了国内网络计量学领域研究的不足。至此,我国网络计量学研究开始进入系统研究和快速发展时期。

我们团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国外知识计量和知识网络方面

的研究动向，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著名科学计量学学者赵红州、蒋国华在 1995 年曾指出：科学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两门姊妹学科问题，对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开展知识经济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看来很有必要将科学计量学拓展到知识计量学，并与经济计量学结合起来，从宏观和微观上对知识生产和应用、知识投入和产出、知识存量和流量、知识分配和转移、知识价值和价格等，进行广泛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知识计量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直到 2009 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计量研究”（CTQ00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作者学术关系的知识交流模式和规律研究”（70973093）的资助下，我们团队在国内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完成了一系列项目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有了 2014 年《知识计量学》一书在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填补了国内知识计量学研究的空白。

完成“五计学”的系统研究并形成信息管理领域计量学研究的完整体系，一直是我们团队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知识计量学研究的雄厚基础之上，《科学计量学》一书的出版被提上研究议程。经过近五年的精心酝酿、组织、研究和写作，《科学计量学》于 2016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至此，信息管理领域的“五计学”系列著作的出版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计量学研究丛书”的显著特点主要是：①连续性和系统性强。从文献、科学活动的计量，到信息、网络信息的计量，再到知识及知识活动的计量，是一个连续的和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我们为此连续研究了 30 多年。现在完成和出版的五个计量学的专著形成了一套系列丛书，构建了信息科学领域计量学研究的完整体系。②创新性和原创性强。五个计量学的著作都是以“著”或“编著”形式出版的，都是在多项国家级项目研究成果和发表大量原创性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总结、归纳、提炼和升华而成的。《文献计量学》是笔者个人专著，是我国早期出版的几部经典著作之一；《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知识计量学》都是以这些学科命名的国内的第一部专著；《科学计量学》也是国内计量学领域为数不多的重要著作之一。五个计量学的专著既有某些共同的交叉的内容，也有具有个性特色的内容体系。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计量研究对象，计量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也不一样，有些类似的规律或定律的表现形式和数值大小各有差异和特色。既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各自

的特色,又反映了国内外的前沿研究成果,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计量学研究体系。

③水平高、学术性强。“计量学研究丛书”的著者都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都是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雄厚的科研基础,又有撰写著作的经验,从而为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系列著作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丛书按照理论、方法、应用三结合的思路构建各个著作的内容体系,体现内容上的前瞻性、创新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注重整套丛书的规范化建设,采用统一版式、统一风格,表现出较高的规范化水平。

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到信息计量学,再到网络计量学,最后到知识计量学,既是学科发展深化演变的创新过程,也是我们追随学科发展轨迹孜孜探求的旅程。但愿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和贡献,能够深入推动“五计学”的不断发展和繁荣。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愿意成为后人的肩膀。

“计量学研究丛书”的顺利完成和正式出版,首先要感谢各位副主编和编著者的积极参与和配合,还要感谢科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责任编辑邹聪女士的辛勤工作。由于计量学研究的艰巨性、复杂性,“计量学研究丛书”中的不足或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邱均平

2014年3月于武汉大学

序

任全娥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指导的第二位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的学生。她2005年加入我的科学评价研究团队，开始攻读全日制博士学位，2008年按时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勤奋刻苦精神依然不减当年，这让我非常欣慰。最近几年，我不断看到她关于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方面的论著发表，在完成日常业务工作之余，还能坚持笔耕不辍，这在科研评价领域，实属难能可贵。

2017年春节刚过，任全娥打来电话，说是向我请教关于图书评价和出版社评价领域的研究问题，同时流露出研究的不易与畏难情绪，我鼓励她克服困难坚持研究下去，争取将研究成果公开出版。可喜的是，2018年年初她就完成了初稿《中国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原来她关于图书和出版社评价的思考与探索由来已久，从2013年就开始准备相关指标与数据，2017年又进行了指标数据更新与统计分析，经过不断完善而成此书稿。在书稿付梓之际，她邀请我为此书作序，我答应了，算是对自己学生的一种鼓励吧。

通读全书，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选题新颖。在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领域，国内外研究较多的是大学评价、人才评价、期刊评价与论文评价等，而专门针对出版社学术影响力评价的系统研究著作则很少见到。从目前来看，大部分是关于图书的

相关数据统计的研究,而针对出版社机构的评价研究,主要侧重于出版社的经济规模、综合绩效或竞争力测评等经济效益方面。任全娥这本书通过分析出版社学术影响力与文献引证指标的关系,以及学术图书出版与学术论文发表在成果传播载体和知识交流网络中的相似性,系统阐述了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用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分析的三类文献引证指标,包括学术性指标、专业性指标与辐射性指标,通过分析文献引证关系在图书知识交流中的特点与规律,多方位、分学科测评我国出版社的总体学术影响力、分学科影响力与跨学科辐射影响力。

第二,时间跨度长。为了从实证角度研究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指标,该书的第四、第五章分别选取2007~2011年及2012~2016年两个五年时段的文献数据作为统计来源,基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与中国引文数据库,进行了较为详尽而全面的指标统计与实证研究。目前基于图书被引的出版社统计分析,时间上大多以统计当年文献居多,而以十年的长时间跨度来统计文献数据,无疑拓宽了分析视域,更利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其中的数据采集与统计处理工作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学科覆盖广。实证分析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除了数据来源的时间跨度长之外,该书实证的学科覆盖广泛也是一大特色。从书中介绍可知,第一部分实证涉及25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第二部分涉及173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二级学科。在两次实证中,不仅统计出每一个总体被引频次指标的数值,而且还都做了分学科的数据统计,并对15个学科进行了分学科对比与相关分析,尽量充分挖掘数据背后的指标分布规律。同时,实证结果以系列表格的形式展示各个指标的具体数值,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我国出版社的总体学术影响力、分学科影响力与跨学科辐射影响力。

第四,问题导向明显。该书以出版社学术影响力作为研究选题,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前几年,我国出版社受转企改制的影响,学术出版领域出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平衡、学术影响力弱化、专业特色不明显、学术出版门槛下降等现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社会问题。出版社与编辑部一样,都是人类知识和学术成果的质量把关及生产传播部门,在学术知识交流链条中处于非常关键的环节。当前,我国出版社最需要的是专业品牌和精品意识,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这本书通过客观数据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与专业分布特征,引导我国出版社重视学术出版、突出专业特色、加强

质量控制，可见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与较强的现实意义。

当然，正如作者所言，目前我国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供借鉴的前期成果不多，该书作为探索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与创新性，同时也有遗憾与不足。在网络环境下，图书与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除了被引用指标，还应包括阅览指标、评论指标及各种网络传播指标。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科研成果传播的网络化及资源获取的低成本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原创性最新成果发表在开放获取的数字出版平台上，学术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的概念越来越互相交叉，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在网络媒体下变得模糊。针对这些新的问题，希望作者能继续深入研究，产出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杭电）院长
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邱均平

2018年12月10日

■ 前 言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与艰辛劳作,这部基于文献引证指标的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著作终于告一段落,我不禁感到暂时的释然和欣慰。实际上,我在 2012 年就意识到关于图书与出版社的文献计量指标与学术影响力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开始思索研究的切入点与整体框架。而且,在过去长期从事文献计量指标研究以及撰写专著《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图书与出版社评价对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不可或缺性。总之,对于人文社科文献信息与成果评价研究工作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课题。

此后,我于 2013 年起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与服务”,正式开始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指标设计和数据准备工作。按照三类文献计量指标的设计思路,我们对 2007~2011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的图书与出版社字段进行了规范处理与数据清洗,初步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出版社指标数据统计与出版社简介信息搜集工作。然而,随着 2014 年 4 月单位机构调整与研究室人员分流,研究项目的进展步履维艰。由于对出版社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与理论基础支撑不够,我们很难通过初步的数据统计结果解释复杂多变的学术出版现象,也未能找出图书和出版社在不同学科的文献引证与知识转移特点、规律及存在问题。

于是,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相关研究与实践的进展跟踪、文献梳理、理论探讨与结论分析方面,重点探讨专业出版社的运行特点及学术影响力的理论基础,结合统计结果分析不同学科的图书和出版社被引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对策与建议。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出版社官方网站的介绍信息处于不断更新与丰富的过程之中,我们又重新对出版社简介部分的内容逐一进行核实更新和修改完善。直至2017年,为了及时反映出版社被引学术影响力的最新数据变化,本研究又延续前五年的指标设计与统计方法,对2012~2016年最新五年的数据进行下载统计与对比分析,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尝试从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观察和分析我国出版社的文献引证情况与前后变化情况。这样,就形成了2007~2011年和2012~2016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出版社学术影响力实证分析研究。

因此,本书共包括四大部分、六个章节的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是本书第一章,主要是综述和归纳出版社综合测评及学术影响力研究与实践进展。从目前来看,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图书的相关数据统计,而针对出版社的综合评价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出版社的经济规模、综合绩效或竞争力测评等经济效益方面。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基本上属于出版社社会效益的研究范畴,一般围绕图书的产出数量、质量与影响力进行出版社影响力研究,即“以书评社”。其中,图书被参考引用是出版社发挥学术影响力的主要形式之一,文献引证指标是测评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通用指标,这是文献计量学方法在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领域的基本思路。

第二部分,是本书第二章,主要讨论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与文献引证指标的关系来看,出版社被学术文献引用反映了学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文献引证关系则反映了图书在知识交流网络中所产生的知识贡献与学术影响,因而文献引证指标理论上可以用来测评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成果传播载体和知识交流网络来看,学术图书出版与学术论文发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基于文献引证关系的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研究,理论上可以参考借鉴相对成熟的期刊被引影响力的研究思路。学术图书与学术论文的评价指标,一般可以归纳为载体指标和自身指标两种类型,而载体指标主要是指学术期刊(编辑部)和学术出版社。因此,类似于“以刊评文”与“以文评刊”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评书”

与“以书评社”也需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正确引导出版社提高图书的出版质量,同时在图书评价中充分考虑单部图书的自身表现。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关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文献引证指标设计及其实证研究。第三章提出了用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分析的三类文献引证指标,包括学术性指标、专业性指标与辐射性指标,尝试通过分析文献引证关系在图书知识交流中的特点与规律,多方位、分学科测评我国出版社的总体学术影响力、分学科影响力与跨学科辐射影响力。针对这三类文献引证指标,第四章、第五章分别选取 2007~2011 年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及 2012~2016 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体论文的两个五年时段的施引文献作为统计来源,基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与中国引文数据库,进行了较为详尽而全面的指标统计与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以系列表格的形式展示出高被引出版社的各指标数值,多角度揭示了我国出版社的人文社科学术影响力与跨学科辐射影响力、25 个学科的分学科学术影响力、总体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及跨学科辐射影响力,并对 15 个人文社科出版社的分学科学术影响力进行前后两个五年的实证结果对比与相关性分析。

第四部分,是本书第六章,主要对以上两个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书提出的三类文献计量指标,可以从各自角度揭示出版社的整体学术影响力及分学科学术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出版社在转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专业性与主题性弱化问题。从总体学科与分学科文献引证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我国专业出版社不得不借助跨学科出版来提高销售市场占有率与经济效益,这无形中挤压了学术市场与社会效益的发展空间,导致我国出版社的专业性特点不够明显。针对这一现象,我国出版社应尽快合理定位与科学谋划,有效平衡“经济市场”与“学术市场”之间关系,努力提高图书出版的学术影响力与专业竞争力,在由专而强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高被引出版社,因此原计划将这些出版社简介信息以附录的形式放在书后,以便为读者提供多途径参考,但后因版面不足而舍弃。

最后,因指标数据的获取条件所限,本书关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实证研究部分尚存在不足。理论上讲,图书与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除了论文被引用指标,还应有图书被引用指标、图书借阅指标、图书发行指标、图书销量指标、图书评论指标,以及其他各种网络衍生指标。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指标数